

# 巴黎的陷落

伊里亞·愛倫堡著 戈寶權序

徐遲·袁水拍合譯



人民日報出版社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伊里亞·愛倫堡像

## 伊里亞·愛倫堡及其「巴黎的陷落」(代序)

戈寶權

十年前，當西班牙人民爲了自己的獨立與自由而鬥爭時，那時愛倫堡正在瑪德里。他是西班牙悲劇的目擊者。他不僅分享過西班牙人民的勝利與狂歡，他也知道西班牙人民的一切苦難與辛酸。他當時曾爲『消息報』寫過很多動人的通訊，用充滿血和淚的文字，將這個偉大的民族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英勇鬥爭中的全部情景都刻劃出來。在當時，這些文字有着無限的威力，因爲它們揭破了法西斯主義的一切陰謀，和指出德意法西斯協助西班牙的反動勢力，正是它們想進攻一切愛自由與和平的人民的最初企圖，而愛倫堡本人差不多也就成爲國際反法西斯陣線的一個最有力的論壇和代言人。

再過了幾年，當一九四〇年六月巴黎陷落前後時，愛倫堡正在巴黎，他又成了法蘭西悲劇的目擊者。他知道法國人民在戰爭前夜所過的那許多毫無牽掛的日子和狂歡的盛節，現在他又親身經歷過一九四〇年五月至六月的那個『定命的月份』，和親眼看到了巴黎陷落後的

一切可怕的景象。他這樣告訴我們：『六月十日的清晨當我上街的時候，我簡直不認識巴黎了。鐵柵門都關了起來，百葉窗和窗帷也都拉下來，店鋪的門前堆滿了沙包——好像是合攏起來的一隻死人的眼睛一樣』。接着六月十四日這一天，德國軍隊開進了巴黎，每天在那空虛的街道上所能聽到的，只是德國兵的沈重的腳步聲，曾經是大革命的搖籃和策源地的巴黎，現在在德國法西斯的面前屈膝了。愛倫堡接着又告訴我們：『七月十四日之後，我在街上走着，正像一個被迷惑的人一樣；我不能瞭解，我是不是還在巴黎走着。……在我的眼前，是一個龐大的空洞的城市。……不僅僅是眼睛，甚至連耳朵都不能瞭解這種變化了。在尼伏里街上，在控門下面，代替了那往常的鬧聲，賣報童的叫喊聲和汽車的喇叭聲，則是勝利的寂靜』。的確，在那些動盪的日子裏，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瞭解這一切不幸的尺度的，但是久居巴黎和對於法國人民及其文化有着深刻認識的愛倫堡，却洞察這一切不幸的底奧。他在當年八月回返蘇聯之後，就為報章雜誌寫了一系列的關於法國淪亡的報告文字，更用報告文學體的長篇小說『巴黎的陷落』，刻劃出另一個偉大民族的悲劇。

愛倫堡是兩個偉大民族的悲劇的目擊者，是法西斯主義陰謀的見證人，他這樣寫道：『我知道德國法西斯帶給人民的是什麼，——我並不是從書本上讀到的，我是親眼看見的』。

但在他所見到的這兩個偉大的民族的悲劇之間，却有着顯着的差別：這就是西班牙曾經帶着光榮鬥爭過，但是法蘭西却用恥辱蒙蓋自己，愛倫堡說得好：『我看見巴黎怎樣陷落，——它的陷落，並不是因為德國人是攻無不克的。它之所以陷落，是因為當局的出賣和胆怯而毀了法蘭西的』。在另一處地方又指出：『我深知道法國人民：他們都熱愛他們的祖國，他們都熱愛自由，一九一五年，我曾見過凡爾登的法國步兵，他們都是些勇敢的傢伙。法國的失敗，不是人民的罪惡。他們是被欺騙的，他們在應該武裝的時候，却被解除了武裝。把法國弄得這麼一敗塗地的，恰正是那些既愚蠢而又貪婪的人。……』這一切，就正是法蘭西悲劇的根源，就正是愛倫堡在他那本長篇小說中所要刻劃出來的東西。

在沒有講到這本小說之前，不妨先講一講愛倫堡和法國深切的關係。愛倫堡遠從一九〇九年亡命國外時，就僑居在巴黎，在當地住了七八年。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在協約國的軍隊中担任俄國『交易所通報』的通訊員，到過法國各戰場，寫過不少通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他回到了俄國，一九二一年又因為任命再到國外去，旅行過歐洲各地，而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住在巴黎，直到巴黎陷落後才重新返國，這正如一位作家所說：『愛倫堡在巴黎消磨了他二十多年的生活。他生活在法國，就正像是它的一個人民一樣』。愛

倫堡不僅對法國的人民有着深刻的瞭解與認識，同時對法國文學的造詣也很深，他所寫的「巴黎的陷落」這本小說，正是他多年來的深刻觀察與體驗的成果。B·派息斯在一篇批評的文字中寫道：「『巴黎的陷落』是一個光輝的成就。作者創造了一部法蘭西思想，法蘭西情感，法蘭西口味，和他們中間最最典型的事物的大全」。這可算是個再確當也沒有的評語了。

「巴黎的陷落」這本小說，全文一共分三部分，是用報告文學體寫成的，當它最初在「旗幟」文藝月刊上發表時，立即引起讀者和各方面的注意，這並不是因為它的形式與文字新穎，主要地還是因為作者在這本小說中，寫出了現代歷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悲劇。何如我們從這本小說的規模和內容來講，那麼它好像是張巨幅的歷史油畫，又像是本歐洲現代生活，特別是法國現代生活的實錄。作者在這本書中，寫出了歐洲和法國從一九三五年直到一九四〇年巴黎陷落前後所發生的一切：我們在此地最初可以看到一九三五年法國人民陣線的萌芽和一九三六年西班牙人民軍隊的勝利，可惜地就是這些歡樂和勝利都沒有能維持多久，在法國是反動勢力抬了頭，在西班牙是人民的力量遭到了血的摧殘。就在這時候，戰爭的魔影已在歐洲各地徘徊，許多自由的民族都先後遭到法西斯的侵略。接着一九三八年慕尼黑黑的暗

淡和可憎的日子，繼之而來的就是德波戰爭和德國軍隊侵入法國疆土；到了一九四〇年六月的中旬，巴黎終告陷落了，而愛倫堡的小說，也就寫到這個劃時代的日子為止。當然，愛倫堡並不是機械地來描寫每一個歷史事件，他是通過小說中所描寫的法國的許多實際情形與現身的人物而反映出這一切事件和它們的細節的。

講到『巴黎的陷落』這本小說的造意，我們從書中許多人物的身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愛倫堡從小說的一開頭，就向我們顯示出兩類人物：一類是反人民的，是法蘭西民族的敗類，他們是出賣法國的人，是造成法蘭西悲劇的罪人；一類是為人民的，他們是法蘭西民族的光榮之子，是法國大革命事業的繼承人，法國雖然被無恥地出賣了，但在這些人的身上，却可以看出法國的新的希望；並且也只有這些人，才真正代表着法國的新生和將來。

從前面一類人物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急進黨的代表人物戴莎，『社會主義者』維拉爾和法西斯主義者勃萊推依等許多人。戴莎是個急進黨的活動份子，他闖進人民陣線的內層，他利用它的勢力來為自己及反對派建立一個事業，並又在那裏進行着一種破壞人民團結的陰謀。他表面上像是在為人民，但實際上却執行右派和法西斯主義者勃萊推依等人的政策，將法蘭西人民引到死路上去，以致終於成為出賣法國的人。

同時愛倫堡又提出了另一類人物，來和這些反人民及出賣法國的人對立，這就是「賽納」工廠的工人米蕭和她的愛人黛妮絲，工程師比埃爾和他的妻子愛妮絲。米蕭是個優秀的技工，他把他的精力都獻給人民的事業；他參加過西班牙人民爭取自由與獨立的鬥爭；當蘇芬戰爭時，他阻止過法國反動派對芬蘭的支援；在巴黎淪陷後，他並沒有背棄這個城市，他留下來，成為它的地下活動者。比埃爾本來是「賽納」工廠的一個平凡的工程師，但他從工人的英勇鬥爭中看出了正義的事業和他應走的路程，他為了正義和廠主作過鬥爭，後來當戰爭爆發時，他又參加了軍隊，而英勇地死在保衛祖國的疆場上。他的妻子愛妮絲（女教員）是個光榮的法蘭西的女性，在巴黎陷落後她匿藏過幾個準備參加自由法國的兵士，並因此遭到德國法西斯的殺害，她是堅毅剛強的，她是個甯死而不肯屈服和投降的人。

當愛倫堡描繪這些人物時，他整個的心都是在這些為人民而鬥爭的人的一邊，他和他們一同生活着，他用他的筆把這些優秀的人物精心刻劃出來，因為他深知道，這才是法蘭西人民的真正的子孫，這才象徵着法國的將來。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出，「巴黎的陷落」所寫的雖然是法蘭西的悲劇，其實它不只是悲劇，它還充滿了希望。在全部小說中，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出樂觀主義的色彩，和看到那種對於新的日子的嚮往，作者借用臨刑前的愛妮絲的嘴講

出這種的話：『但是你們不能殺死法蘭西，法蘭西將永遠存在下去的』。同樣地，我們從書末的米蕭和黛妮絲的一段對話中，也可以看出這種樂觀主義：『黛妮絲，不久一定會有幸福的，偉大的全人類的幸福。你不相信嗎？我們一定會勝利的。這就和黑夜以後是白天，冬天以後是春天那樣簡單明瞭。決不會變成別的。想想看，我們有多麼善良的人民！他們許多人都準備貢獻出自己的生命。但是敵人所有的是些什麼？匪棍，歹徒，和社會所擴張的渣滓。我們一定會勝利的！那時我們就可以享到幸福。人們是多麼渴望呀！偉大的，純樸的幸福——自由的生活與呼吸，不再提心吊胆害怕門外的聲音，不再聽見警報汽笛的悲鳴，盡心盡願地愛撫着下一代的小孩子和戀愛，跟你和我一樣……那一定是幸福的，快樂的……』

當然，作者的成功還不僅於此。從全本小說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作者對於法國的觀察與認識的深切，對於描寫的真實，以及對於時事分析的正確，而他對於法國的復興和對於人民力量的信念，更充溢了全書的篇章。這就使我想起了瑪伊斯基所寫的一段論愛倫堡的文字，他說：『……愛倫堡是一個藝術家。我們稱他為藝術家，不僅因為他是一位小說家和「巴黎的陷落」的作者。讀他的任何作品吧。他用很少的幾個字和幾筆，就能畫出一幅明顯地呈現在你眼前的圖畫，和描繪出一個永不能忘却的人物。這就正是藝術家的祕密。但是愛倫堡

不僅只是一個藝術家。他還是一個戰士。是他這一代人的子孫，他對他的時代的一切痛苦和歡樂都是敏感的。他有一顆偉大的溫暖的心，和一種深刻的摯念——一種對於肯定的政治與社會理想的信念。他的信念是積極的，和有推動力的，爲了它，他準備戰至最後一滴血。這就是愛倫堡爲什麼不能遠離開我們這時代的暴風雨，把自己幽閉在自己的小天地裏，和專爲藝術性格的完整性而辛勤操作的原因。愛倫堡全心浸沈在鬥爭中，熱誠地和焦慮地。……他投身在狂烈的鬥爭中。今天的赤裸裸的現實穿透進他的精神實驗室，要求一種急迫的解答。因此作爲一個政治記者的愛倫堡就誕生了。我們此地所介紹這本『巴黎的陷落』，就是他這種工作的最好的成果之一。

『巴黎的陷落』這本小說的成功，也是空前未有的，它在出版之後不久，就被譯成十五種文字，而作者本人因爲這本書得到一九四二年史大林文藝獎金的頭等獎。從蘇聯最新的文藝報導中，我們知道愛倫堡又正在寫一本新小說，題名爲『暴風雨』，是描繪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之間蘇聯、法國和德國幾個國家的情形的。作者本人也曾講起這本新書：『在我這本小說中，我想描繪出一些平常人們的生活；不僅描寫他們的動作，還要描寫他們心理情況；解釋出這些人怎樣能够忍受了戰爭的緊張生活。我想表現出我們偉大人民反對法西斯主

義的戰爭，並且把它和其他國家人民的戰爭，特別是我深知道和我最敬愛的法國人民的鬥爭相聯繫起來』。『巴黎的陷落』只寫到一九四〇年六七月間的情形爲止，在這之後的年代中，它的許多主人公的命運究竟怎樣呢，我想，即使作者不在這本新小說中再提起他們的名字，我們也可以從那些類似的人物身上，看出他們的新日子來的。

『巴黎的陷落』的原本已經出版五年了，徐邁和水拍兩兄早在勝利前就完成了全部的中文譯，但由於出版和印刷上的種種困難，直到今天才能出版，也許有許多人覺得這本書過了時，但我認爲這本描寫劃時代的歷史悲劇的作品，就是在今天這樣的日子，還依然保有它的現實意義和教訓性，正因爲這樣，我願意爲這個譯本寫上一篇代序的文字。

一九四七年六月於上海

親愛的戈實權，

感謝你寫給我的那封親切的信。你對於我的關切和中國讀者對於我的著作的興趣，使得我非常高興和觸動我的心。

我現在把我在戰爭開始之後出版的書，『戰爭』、『爲了生命而鬥爭』、『被俘的巴黎』等幾本論文通行集和長篇小說『巴黎之陷落』送給你（小說的第一二兩部在刊物上發表時，是有某些省略的）。我覺得我在『勞動報』上寫的關於巴黎的通訊和『三十天』上面的雜文，是值得編到書裏去：當我寫這些文章的時候，由於環境的關係，我不能夠全聲地講出來。

.....

你不難想像到：我的書用中文出版，這對於我是怎樣的快樂。我很少知道你們這個優美的國度，但是你們多少年來的英勇鬥爭，是鼓舞了所有擁護自由的人們。

我請你代向中國的作家們，轉致我熱烈的、兄弟的敬禮。我願望他們，同樣地我也願望被俘的巴黎、我們的紅軍以及各民族和一切善意的人們：勝利。

緊握你的手。

你的

伊里亞·愛倫堡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日於莫斯科

親愛的戈實權同志，

感謝你的信和書。……

『俄羅斯的鍛鍊』，將於今年春天在美國和英國出版。我的俄文的論文通訊集『第二年』，也在今年出版，這是『戰爭』一書的續篇。出版時再寄給你。

『巴黎之陷落』的中譯本，何時可出版？

致友愛的敬禮並緊握你的手。

伊里亞·愛倫堡

一九四三年正月二十日

## 目次

作者愛倫堡像（卷首）

愛倫堡及其「巴黎的陷落」（代序）……………戈寶權……………（一）

附錄：愛倫堡致戈寶權的兩封信

第一部……………（一）——（二五六）

第二部……………（二五七）——（五〇八）

第三部……………（五〇九）——（八六〇）

安特萊的畫室在「晌午」路，這是一條古老的街道，兩邊都是些被煙薰黑了的房屋，在房屋的牆壁上，百葉窗的窗格留下了一條條的黑印子。那兒有許多賣古董的店鋪，裏面擁塞了「五執政時代」的寫字檯（註一），胖胖的圓臉兒的安琪兒，象牙鈕扣，紅寶石的項圈，中國古錢，裝鑲髮的金首飾和鎮邪求福的聖物袋。在这一切店鋪中經營着的，都是些守舊的婦人們，或者面孔紅紅，鬚子刮得精光，頭頂戴壓髮帽的小老頭兒。街角上是一個咖啡菸草鋪，招牌叫做「吸煙狗」，在那兒有一條衰老的孤狗，牠端端正正地在牙齒中間咬了一根煙咀，作搖尾乞憐狀，逗引顧客們發笑。幾乎就在斜對面，有一座飯店，名叫「亨利和約瑟芬」。約瑟芬在砂鍋裏煮扁豆，鵝肉和臘腸，勝人一籌。亨利專管下地窖，取出一隻隻蒙灰的酒瓶來，他還要在石板上把賬款加出個總數目。他的爲人總是愉快的，他讚美老妻的烹飪，跟任何人撩天，總是伸出他的巨掌來和人握手。隔壁是一個鞋匠的鋪子。鞋匠的年紀條忽六十過了，一邊用鎚子鎚着鞋子，一邊還唱「無賴的戀愛」這種歌。稍過去一點是一個花店，滿是秋牡丹，康納馨和紫菀花。開鋪子的是一個清潔而乾癟了的老太太。每天早晨，她在店門上就寫出今天是誰的命名日，行人道上有粉筆字寫的「天堂」，「地獄」，「意大

利」，「阿比西尼亞」；這些是小孩子們的遊戲筆墨（註二）。一清早，就有一些小販，是長鬍子的老年人，推着手推車，一路上用沙啞的聲音叫賣：「橘柑！蕃茄！」。一個穿了襪衣服的人走過，吹着一管給他自己做廣告的笛子，人們便把破「茄克」和舊被單拿出來了。一到晌晚，年老的唱歌家，小提琴家，手風琴師，兜着圈子，又唱，又彈，又跳舞。從上面的樓窗裏丟下了銅板來。

然而，屋子的內部卻十分安靜，既陰鬱又擁擠，擁塞了傢具和玩具，什麼都是老的，卻每一樣都是受盡了愛撫的。靠椅上的套子已經破得有補釘了，食器架上的杯子是破了又膠起來的。只要你打一個噴嚏，便立刻有人捧上檸檬茶或者菓汁水，立刻有人給你預備了芥末糊。在藥房裏，他們出售藥草，灌輸，薰煖或塗抹的都有，還賣貓皮，醫風濕病據說有靈效。貓兒成羣結隊，都是又胖又闊了的，牠們在鋪子裏和門房裏鳴鳴地叫，而門房是從早到晚在裏面賣羊肉的，晌晚，一切都在藍色的光采中游泳似的時刻，這條街也特別動人。

安特萊的畫室在頂高一層樓上。望出去的風景是好極了：一個又一個底屋脊，由磚瓦形成的片海洋，波濤起伏。輕煙從屋脊上昇起；在遠處，淡橙色的光輝中，矗立着愛非爾鐵塔。

畫室擠得房間裏都動彈不來了。有畫框，破椅子，顏料管，破鞋和蒙灰的花瓶。看樣子

這一些都是隨便放置在那裏就那裏的，牠們都已經在那裏長根了。有時候，牠們使你想起春的潛勢力，特別在陽光突破了一切阻礙，射入畫室的時候，安特萊便覺得驚奇，唱着一些荒謬的疊句向牠們歡呼了。有時，畫室却像一個零落的森林：裏面，一切都生了鏽，都腐爛了。安特萊他自己——又大，又遲鈍，又靜——就像一枝樹一樣。他早上開始了工作，畫一點點屋脊，或者紫菀花，椰菜，酒瓶之類的靜物。到晚上他就點着了他那鉅大的煙斗，沿着街路散一會步。有時他去看電影，對米老鼠的滑稽笑一場，然後回家睡覺。

安特萊工作慢吞吞，生活得也慢吞吞。三十二歲了，他還用一個年輕人的驚異的眼光來看世界。人家已經在讚他是一個很好的畫家了，可是他自己覺得，他的工作還剛祇在開始。他的父親是諾曼第地方的農夫，分明知道蘋果樹的生長多末慢，要一隻母牛有奶水得等多久。安特萊是同樣地有耐性，在等待着事情慢慢地顯顏色。

這天，巴黎的變幻不已的早春的下午，安特萊正畫着一束紫菀花，門上有了響聲。他皺眉了。這是他的老朋友比埃爾，還沒有進門就已經開始說話了。他總是把十二分話說得完的，要說到十九分。安特萊心不在焉地微笑着，一再望他的畫布。此刻他才發現那黃顏色的調子太沉悶了。

在安特萊身邊，比埃爾就顯得藐乎其小了。他又像鳥一樣的不安靜。他有橄欖色的皮膚，巨大的潑神的眼睛，長長的胳膊，他說話的聲音粗大，在畫架和花瓶之間偏促不安，跳